



郝随穗,陕西子长人,中国作协会员,鲁迅文学院第29届高研班学员。作品发《人民文学》《诗刊》《解放军文艺》《人民日报》《文艺报》等报刊。

苍茫(组诗)

◎郝随穗(陕西子长)

苍生

外婆的头发越白,雪就越大
坐在雪中的外婆,黑棉袄
裹住的体温是一片白茫茫的旷野

庄里唯一的路虚设在外婆的身后
落在枣树上的喜鹊并没有带来好消息
年事已高的外婆打着盹背对着正午

雪花一片片落在村庄
外婆说那是从古至今所有人的亡魂
他们很轻,他们看见了菩萨

苍鹰

一场雪
在苍鹰的翅膀上俯瞰众生
纷纷落下的白

堆积起外婆向上的瞭望
盘旋是一阵风
布下人间的生死

外婆说
住在高处的人
都是庄里走失的人

苍茫

被虚拟的陈年
夹杂着太多的假设
如同一些花儿
打算在冬天绽放
冬天雪花飞
被剔除的芬芳留给空中
让飞过的鸟鸣带走

外婆经历过的年月
在风雪中消失
那些虚拟
便在她的一声叹息中散开

跑出一路蓝天白云

(外二首)

◎故 胜(重庆永川)

我想做一条河
想怎么流就怎么流
想流向哪里就流向哪里
我想做一朵云
想怎么飘就怎么飘
想飘向哪里就飘向哪里
我想做一朵花
想怎么开就怎么开
想开多久就开多久
最好配一曲牧歌
我就做一个牧马人
骑着马,任凭它
想怎么跑就怎么跑
想奔向哪里就奔向哪里
在无边的草原
跑出一路蓝天白云

天空之镜

你
静静地
站在湖水里
天空中
映着你的容颜
依然是
亿万年前的样子

感怀·茧破了

这是一只30年的蛹
在一个阳光灿烂的黎明
醒了
它眼神忧郁
不知道方向
但它有一双强劲的翅膀
每一片羽毛里都鼓荡着风暴

(作者单位:安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剑门关之歌

◎陈 煜(重庆永川)

苍老的关隘
在那云深不知处 矗立
剑门巍峨 划破天际

古道悠悠
每一步都踏着
英雄的足迹
千年的秘密
历史的低语
迎风向着蜀地深处行去

晨曦微露
金光洒满热土
暮霭沉沉
难掩壮丽 坚毅
飞鸟盘旋
不敢跨越这天堑
唯热爱和梦想
勇往直前

烽火连天 战鼓擂动
铁马金戈 岁月流转
山间溪流
潺潺过往云烟
林间鸟语
声声自由歌唱

登临绝顶
望尽万里江山
胸中豪情
何惧前路曲折
剑门关啊
你见证了无数悲欢
执着与不舍

就让这首歌
随风飘远
笑过 哭过 爱过 痛过
最终留下
光芒与希望

(作者单位:永川区教委)

“平”说诗歌

晚霞中“真我”的喜悦

◎金 平

一匹马拉一车晚霞走进田野。
寂静的田野。辽阔的田野。有玻璃碴掺入泥土的田野。
我像小资一样播撒晚霞如播撒粪肥,
我像农民一样收割丛丛黑夜。

我一身香味但我我是个男人。
我的脚陷进泥土但我的身体在上升。
不知道什么鸟在叫,
我管不住我的心。

(西川《喜悦》)

“一匹马拉一车晚霞走进田野。”有乡村生活经验的人,读这句诗的时候并不会读到诗的修辞,而是诗的写实,诗歌所呈现的画面是北方乡村很寻常的傍晚剪影图。马是轻盈的马,晚霞无需形容,而田野则是“寂静的田野。辽阔的田野。有玻璃碴掺入泥土的田野。”诗人写到田野,节奏很是明快,喜悦从内心溢出,正如湿润的田野折射晚霞的光芒时犹如玻璃碴在闪耀。“玻璃碴”也不禁让人联想到,一个高度社会化、不再“自然”的人,融入自然的晚景之中,他被社会所加予的意识形态、工作、身份、社会关系等等,这一切如同将他禁锢的玻璃罩在令人喜悦的晚景中碎裂了,他的喜悦是融入自然、身体和灵魂得到解放的喜悦。

显然不能将《喜悦》视为通常的“田园诗”。诗人直面自己并非“农民”这一事实。“我像小资一样播撒晚霞如播撒粪肥”,在这里,诗人新颖地将“晚霞”与“粪肥”并置,同时暗含着“小资”与“农民”的并置关系。在诗歌中,“我”的视角在“农民”与“小资”之间切换,这种切换没有贬黜任何一方,“晚霞”和“粪肥”同样令人喜悦,“我像农民一样收割丛丛黑夜”则也显示了“小资”和“农民”在晚霞中感到的喜悦并无不同,所“收割”的也是同样的“黑夜”,“收割”一词清除了“黑夜”所带的负面象征意义而溢出喜悦的意味。

诗歌的写作存在两种方式:一是观看式写作,一是沉浸式写作。以面对“田野”为例,观看式写作,对田野的摹写往往是站在田园之外观看,即便将自己想象为农民那也只是在田野之外“扮演”农民;沉浸式写作,则是将真实的自己置身于田野,与田野相融为一体。《喜悦》属于后者。由于诗人在诗歌中灌注了平等意识,诗人因此获得了在“小资”与农民之间自如切换、甚至将二者融合的自由,“我”的喜悦也就具有了普遍意义。诗的第二节充分彰显了“真我”的喜悦状态。

站在“小资”的角度,“我”的喜悦来自“我一身香味但我我是个男人。”“田野”卸掉了我身上的“伪装”,我重新归于一个男人的本真。站在“农民”的角度,“我”的喜悦来自“我的脚陷进泥土但我的身体在上升。”“脚陷进泥土”是与自然的相融,“身体在上升”意味着人作为个体在自然面前并非渺小而是得到了升华而变得高大。站在“真我”的角度,我的喜悦来自“不知道什么鸟在叫,/我管不住我的心。”当“我”获得了赤诚的状态,我也就获得了“自然”与“自由”,心便是欢欣而雀跃的。

《喜悦》选自西川2024年出版的诗集《巨兽》。大开本的《巨兽》,厚达六百多页,《喜悦》在很多驳杂的大诗之中,显得举重若轻、清新可人,似乎是诗人在知识分子写作之余的闲笔逸出。诗人将与《喜悦》同类的小诗集为组诗《现实感》,我将其理解为:诗人的写作在面对现实的时候,“现实主义”未必可取,重要的是“现实感”,诗人应当借助“现实感”起飞。



2024第17期 总第127期

海棠诗会投稿邮箱:
yxdsbjb@163.com